

南華真經注疏
一



南華真經注疏
二



南華真經注疏
三



南華真經注疏
四



Z121

1

:0545

南華真經注疏

一

郭象注
成玄英疏

00623

中華書局

Z121

1

10546

60624

南華真經注疏

二

郭象注
成玄英疏

中華書局

60625

Z121
10547
南華真經注疏

三

郭象注
成玄英疏

中華書局

60626

Z121

1

:0548

南華真經注疏

四

郭象注
成玄英疏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南華真經注疏 四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南華真經序

河南郭象子玄撰

夫莊子者。可謂知本矣。故未始藏其狂言。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。夫應而非會。則雖當无用。言非物事。則雖高不行。與夫寂然不動。不得已而後起者。固有間矣。斯可謂知無心者也。夫心無爲。則隨感而應。應隨其時。言唯謹爾。故與化爲體。流萬代而冥物。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。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。然莊生雖未體之。言則至矣。通天地之統。序萬物之性。達死生之變。而明內聖外王之道。上知造物無物。下知有物之自造也。其言宏綽。其旨玄妙。至至之道。融微旨雅。泰然遣放而不敖。故曰不知義之所適。倡狂妄行而蹈其大方。含哺而熙乎澹泊。鼓腹而游乎混茫。至仁極乎無親。孝慈終於兼忘。禮樂復乎已能。忠信發乎天光。用其光則其朴自成。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。而源深流長也。故其長波之所蕩。高風之所扇。暢乎物宜。適乎民願。弘其鄙。解其懸。灑落之功未加。而矜夸所以散。故觀其書。超然自以爲已當。經崐崙。涉太虛。而游惚恍之庭矣。雖復貪婪之人。進躁之士。暫而攬其餘芳。味其溢流。仿佛其音影。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。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。遂綿邈清遐。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。

南華真經疏序

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

夫莊子者。所以申道德之深根。述重玄之妙旨。暢无爲之恬淡。明獨化之窅冥。鉗捷九流。括囊百氏。諒區中之至教。實象外之微言者也。其人姓莊。名周。字子休。生宋國睢陽蒙縣。師長桑公子。受號南華仙人。當戰國之初。降衰周之末。歟蒼生之業薄。傷道德之陵夷。乃慷慨發憤。爰著斯論。其言大而博。其旨深而遠。非下士之所聞。豈淺識之能究。所言子者。是有德之嘉號。古人稱師曰子。亦言子是書名。非但三篇之摠名。亦是百家之通題。所言內篇者。內以待外立名。篇以編簡爲義。古者殺青爲簡。以韋爲編。編簡成篇。猶今連紙成卷也。故元愷云。大事書之於策。小事簡牘而已。內則談於理本。外則語其事迹。事雖彰著。非理不通。理既幽微。非事莫顯。欲先明妙理。故前標內篇。內篇理深。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。郭象仍於題下。卽注解之。逍遙齊物之類是也。自外篇以去。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。駢拇馬蹄之類是也。所言逍遙遊者。古今解釋不同。今汎舉絃綱。略爲三釋。所言三者。

第一。顧桐柏云。逍者。銷也。遙者。遠也。銷盡有爲累。遠見無爲理。以斯而遊。故曰逍遙。
第二。支道林云。物物而不物於物。故逍然不我待。玄感不疾而速。故遙然靡所不爲。以斯而遊天下。故曰逍遙遊。

第三穆夜云逍遙者。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。至德內充。无時不適。忘懷應物。何往不通。以斯而遊天下。故曰逍遙遊。內篇明於理本。外篇語其事迹。雜篇雜明於理事。內篇雖明理本。不无事迹。外篇雖明事迹。甚有妙理。但立教分篇。據多論耳。所以逍遙建初者。言達道之士。智德明敏。所造皆適。遇物逍遙。故以逍遙命物。夫無待聖人。照機若鏡。既明權實之二智。故能大齊於萬境。故以齊物次之。既指馬蹄天地。混同庶物。心靈凝澹。可以攝衛養生。故以養生主次之。既善惡兩忘。境智俱妙。隨變任化。可以處涉人間。故以人間世次之。內德圓滿。故能支離其德。外以接物。既而隨物昇降。內外冥契。故以德充符次之。止水流鑑。接物无心。忘德忘形。契外會內之極。可以匠成庶品。故以大宗師次之。古之真聖。知天知人。與造化同功。卽寂卽應。既而驅馭群品。故以應帝王次之。駢拇以下。皆以篇首二字爲題。既無別義。今不復次篇也。而自古高士。晉漢逸人。皆莫不耽翫焉。爲之義訓。雖注述無可間然。並有美辭。咸能索隱。玄莫不揆庸昧。少而習焉。研精覃思三十矣。依子玄所注三十篇。輒爲疏解。摠三十卷。雖復詞情疎拙。亦頗有心跡指歸。不敢貽厥後人。聊自記其遺忘耳。

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一

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

郭象注 夫小大雖殊。而放於自得之場。則物任其性。事稱

其能。各當其分。逍遙一也。豈容勝負於其間哉。

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

北冥有魚。其名爲鯤。鯢之大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疏。溟。猶海也。取其溟漠無涯。故謂之溟。東方朔十洲記云。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。巨海之內。有此大魚。欲明物性自然。故標爲章首。玄中記云。東方有大魚焉。行者一日過魚頭。七日過魚尾。產三日。碧海爲之變紅。故知大物生於大處。豈獨北溟而已。化而爲鳥。其名爲鵬。鵬鯢之實。吾所未詳也。夫莊子之大意。在乎逍遙遊放。無爲而自得。故極小大之致。以明性分之適。達觀之士。宜要其會歸。而遺其所寄。不足事事曲與生說。自不害其弘旨。皆可略之耳。疏。夫四序風馳。三光電卷。是以負山岳而捨故。揚舟楫以趨新。故化魚爲鳥。欲明變化之大理也。鵬之背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。其翼若垂天之雲。疏。魚論其大。以表頭尾難知。鳥言其背。亦示脩短叵測。故下文云。未有知其脩者也。鼓怒翹翼。奮迅毛衣。既欲搏風。方將擊水。遂乃斷絕雲氣。背負青天。竊翫翱翔。凌摩霄漢。垂陰布影。若天陲之降行雲也。是鳥也。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。天池也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。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。此豈好奇哉。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。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。理固自然。不患其失。又何措心於

其間哉。疏運轉也是。指斥也。卽此鵬鳥。其形重大。若不海中運轉。無以自致高昇。皆不得不然。非樂然也。且形既還革。情亦隨變。昔日爲魚。涵泳北海。今時作鳥。騰翥南溟。雖復昇沈性殊。逍遙一也。亦猶死生聚散。所遇斯適。千變萬化。未始非吾。所以化魚爲鳥。自北徂南者。鳥是凌虛之物。南卽啓明之方。魚乃滯溺之蟲。北蓋幽冥之地。欲表向明背闇。捨滯求進。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爲道之還耳。而大海洪川。原夫造化。非人所作。故曰天池也。齊諧者。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。鵬之徙於南冥也。水擊三千里。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夫翼大則難舉。故搏扶搖而後能上。九萬里乃足自勝耳。既有斯翼。豈得決然而起。數仞而下哉。此皆不得不然。非樂然也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夫大鳥一去半歲。至天地而息。小鳥一飛半朝。檣榆枋而止。此比所能則有間矣。其於適性一也。疏姓齊。名諧。人姓名也。亦言書名也。齊國有此俳諧之書也。誌記也。擊打也。搏。闕也。扶搖。旋風也。齊諧所著之書。多記怪異之事。莊子引以爲證。明己所說不虛。大鵬既將適南溟。不可決然而起。所以舉擊兩翅。動蕩三千。踉蹌而行。方能離水。然後綵戾宛轉。鼓怒徘徊。風氣相扶。擡動而上。塗經九萬。時隔半年。從容志滿。方言憩止。適足而已。豈措情乎哉。野馬也。塵埃也。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。野馬者。遊氣也。疏爾雅云。邑外曰郊。郊外曰牧。牧外曰野。此言青春之時。陽氣發動。遙望蔽澤之中。猶如奔馬。故謂之野馬也。揚土曰塵。塵之細者曰埃。天地之間。生物氣息更相吹動。以舉於鵬者也。夫四生雜沓。萬物參差。形性不同。資待宜異。故鵬鼓垂天之翼。託風氣以逍遙。蜩張決起之翅。檣榆枋而自得。斯皆率性而動。稟之造化。非有情於遐迩。豈惜意於騁矜。體斯趣者。於何而語夸金乎。天之蒼蒼。其正色邪。其遠而无所至極邪。其視下也。亦若是則已矣。今觀天之蒼蒼。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耶。天之爲遠而無極邪。鵬之自上以視地。亦若人之自地視天。則止而臨南矣。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。趣足以自勝而逝。疏仰視圓穹。甚爲逍遙。碧空高遠。算數無窮。蒼蒼茫昧。豈天正色。然鵬處中天。人居下地。而鵬之俯視。不異人之仰觀。人既不辯天之正色。鵬亦詎知地之遠近。自勝取足。適至南溟。鵬之圖度。止在於是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。則其負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。則芥爲之舟。置杯焉則膠。水淺而

舟大也。此皆明鵬之所以高者。翼大故耳。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。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。故理有至分物有定。稱各足稱事。其許一也。若乃失乎忘生之生。而喜生於至當之外。事不任力。動不稱情。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。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。疏且者假借。是聊畧之辭。夫者開發。在語之端緒。積聚也。厚深也。杯小器也。坳汚陷也。謂堂庭坳陷之地也。芥草也。膠黏也。此起譬也。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間。將草芥爲舟。則浮汎靡滯。若覆用杯爲舟。理必不可。何者。水淺舟大。則黏地不行故也。是以大舟必須深水。小芥不待洪流。苟其大小得宜。則物皆逍遙。風之積也不厚。則其負大翼也无力。故九萬里。則風斯在下矣。疏此合喻也。夫水不深厚。則大舟不可載浮。風不崇高。大翼無由凌霄漢。是以小鳥半朝。決起榆枋之上。大鵬九萬。飄風鼓扇其下也。而後乃今培風。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閼者。而後乃今將圖南。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。非其好高而慕遠也。風不積則天閼不通故耳。此大鵬之逍遙也。疏培重也。天折也。開塞也。初輒扶搖。故能昇翥。重積風吹。然後飛行。既而上負青天。下乘風脊。一凌霄漢。六月方止。網羅不逮。事也。無侵折塞之禍。於何而至。良由資待合宜。自致得所。逍遙南海。不亦宜乎。蜩與鸞鳩笑之曰。我決起而飛。搶榆枋。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。苟足於其性。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。小鳥無羨於天池。而榮願有餘矣。故小大雖殊。逍遙一也。疏蜩。蟬也。生七八月。紫青色。一名蜩螗。鸞。鸞也。卽今之班鳩是也。決。卒疾之貌。搶。集也。枋。桄木也。控。投也。引也。窮也。奚。何也。之。適也。蜩鳩。開鵬鳥之宏大。資風水以高飛。故嘬彼形大而勁勢。欣我質小而逸豫。且騰躍不過數仞。突輪樞而栖集。時困不到前林。投地息而更起。逍遙適性。樂在其中。何須時經六月。途過九萬。跋涉辛苦。日通胡爲。以小笑大。夸余自息而不逍遙者。未之有也。適莽蒼者。三泠而反。腹猶果然。適百里者。宿春糧。適千里者。三月聚糧。所適彌遠。則聚糧彌多。故其翼彌大。則積氣彌厚也。疏適。往也。莽蒼。郊野之色。遙望之不甚分明也。果然。飽貌也。往於郊野。來去三食。路既非遙。腹猶充飽。百里之行。路程稍遠。春糧。糧食。爲一宿之備。適於千里之途。路既迢迢。聚糧三月之糧。方充往來之食。故郭注云。所適彌遠。則聚糧彌多。故其翼彌大。則積氣彌厚者。

也。之二蟲又何知。二蟲謂鵬與蜩也。對大於小。所以均異趣也。夫趣之所以異。豈知異而異哉。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。自然耳。不爲也。此逍遙之大意。疏郭注云。二蟲。鵬。蜩也。對大於小。所以均異趣也。且大鵬搏風九萬。小鳥決起榆枋。雖復遠近不同。適性均也。咸不知道里之遠近。各取足而自勝。天機自張。不知所以。既無意於高卑。豈有情於優劣。逍遙之致。其在茲乎。而呼鵬爲蟲者。大戴禮云。東方鱗蟲三百六十。應龍爲其長。南方羽蟲三百六十。鳳皇爲其長。西方毛蟲三百六十。麒麟爲其長。北方甲蟲三百六十。靈龜爲其長。中央裸蟲三百六十。聖人爲其長。通而爲語。故名鵬爲蟲也。小知不及大知。小年不及大年。物各有性。性各有極。皆如年知。豈岐尚之所及哉。自此已下。至于列子。歷舉年知之大小。各信其一方。未有足以相傾者也。然後統以無待之人。遺彼忘我。冥此群異。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。是故統小大者。無小無大者也。苟有乎小大。則雖大鵬之與斥鴳。宰官之與御風。同爲累物耳。齊死生者。無死無生者也。苟有乎死生。則雖大椿之與蜩蟴。彭祖之與朝菌。均於短折耳。故遊於無小無大者。無窮者也。冥乎不死不生者。無極者也。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。則雖放之使遊。而有所窮矣。未能無待也。疏。夫物受氣不同。稟分各異。智則有明有暗。年則或短或長。故舉朝菌冥靈。宰官榮子。皆如年智。豈企尚之所及哉。故知物性不同。不可強相希效也。奚以知其然也。疏。奚。何也。然。如此也。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緣耶。假設其問。以生後答。朝菌不知晦朔。蜩蟴不知春秋。此小年也。疏。此答前問也。朝菌者。謂天時帶雨。於糞堆之上。熱蒸而生。陰濕則生。見日便死。亦謂之大芝。生於朝而死於暮。故曰朝菌。月終謂之晦。月旦謂之朔。假令逢陰。數日便萎。終不涉三旬。故不知晦朔也。蜩蟴。夏蟬也。生於麥梗。亦謂之麥節。夏生秋死。故不知春秋也。菌則朝生暮死。蟬則夏長秋殂。斯言齡命短促。故謂之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。以五百歲爲春。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。以八千歲爲春。八千歲爲秋。疏。冥靈。大椿。並木名也。以葉生爲春。以葉落爲秋。冥靈生於楚之南。以二千歲爲一年也。而言上古者。伏羲時也。大椿之木長於上古。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。冥靈五百歲而花生。大椿八千歲而葉落。並以春秋賡永。故謂之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。衆人匹之。不亦悲乎。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

惡也。比於衆人之所悲，亦可悲矣。而衆人未嘗悲此者，以其性各有極也。苟知其極，則憂分不可相歧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！夫物未嘗以大欲小，而必以小羨大。故舉小大之殊，各有定分。非羨欲所及，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。夫悲生於累，累絕則悲去。悲去而性命不安者，未之有也。疏彭祖者，姓鍾，名經，帝顓頊之玄孫也。善養生，能調鼎，進雄雞於堯，堯封於彭城，其遠可祖。故謂之彭祖。歷夏經殷至周，年八百歲矣。特獨也。以其年長壽，所以聲名獨聞於世。而世人比匹彭祖，深可悲傷，而不悲者，爲彭祖稟性遐壽，非我氣類，置之言外，不敢嗟傷。故知生也有涯，豈唯彭祖去己一毫不可企及，於是均椿菌，混彭殤，各止其分，而性命安矣。湯之問棘，也是已。湯之問棘，亦云物各有極，任之則條暢。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。疏湯是帝嚳之後，契之苗裔。姓子，名履，字天乙。母氏扶都，見白氣貫月，感而生湯。豐下兌上，身長九尺，仕夏爲諸侯，有聖德，諸侯歸之。遭桀無道，囚於夏臺，後得免，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。會桀於鳴條之野，桀奔於南巢。湯既克桀，讓天下於務光。務光不受，湯卽位，乃都於亳。後改爲商。殷開基之主也。棘者，湯時賢人，亦云湯之博士。列子謂之夏革。革棘聲類，蓋字之誤也。而棘既是賢人，湯師事之，故湯問於棘。詢其至道。云物性不同，各有素分，循而直往，因而任之。殷湯請益，深有玄趣。莊子許其所問，故云是已。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脩者，其名爲鯤。疏脩，長也。地以草爲毛髮，北方寒沍之地，草木不生，故名窮髮。所謂不毛之地。鯢魚廣闊數千，未有知其長者，明其大也。然溟海鯢鵬，前文已出。如今重顯者，正言前引齊諧足爲典實。今牽列子，再證非虛。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。疏鵬背宏巨，狀若嵩華，旋風曲戾，猶如羊角。既而凌虛蒼昊，遏絕雲霓，鼓怒放暢，圖度南海。故樂寔渴問篇云：世豈知有此物哉！大禹行而見之，伯益知而名之。夷堅聞而誌之，是也。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此小大之辯也。各以得性爲至，自裁爲極也。向言二蟲殊異，故所至不同。或翔翔天池，或畢志榆枋，直各稱體而足，不知所以然也。今言小大之辯，各